秋色无边

□杨丽琴

秋风,秋雨;秋色,秋韵。

一年之中,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风格,但我总嫌春过于浮华繁闹, 夏过于热情张扬,冬又过于萧条苍凉。只有秋,丰盈、含蓄、厚重。一片安静纯净的秋色里,蕴藉着生命的丰稔和成熟,越品味道越浓。

秋,它"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旷远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袅袅婷婷,轻盈浮动;苍苍大地,黄叶片片,如一层金黄色的地毯,蜿蜒、连绵,广阔无边;江水波动,银光浩渺,寒冷轻烟,迷迷蒙蒙,一层又一层,品出迷人美妙,幽深空灵;秋,它"秋光烛地,帘幕生秋意。"披一身晨露,在秋风翻动里,疏影清逸,恬静淡然,一份悠悠心境;秋,它"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秋叶零落,金风拂拂,盎然绽放,这是蕴藏在大自然里的神奇力量。

秋,它深邃,它沉稳,如同珍藏在时光里的老画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阅尽似锦芳菲,颜容已斑驳,故事波澜不惊,只是老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一片秋黄,满眼秋光。站在秋天的肩膀上,一片金灿灿、黄澄澄的底色里,清爽、丰腴、酣畅。萧萧秋风,尽情挥洒,绵绵秋雨里,成熟,沉淀,收获,壮美的田野流动成一部厚重的史书。

秋,它的丰盈馈赠和静美的生命。一阵秋风,黄叶满地,弯腰拾起一枚,捧在掌心,感受它独特的温度;细品它的纹理,感受一年中的丰盈枯竭。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落叶归根,带着一份静美,一份安然,一份美丽,投入到母亲——大地的怀抱,孕育着生命的春华秋实。蓝天高远,旷野无垠,静静地煮一壶茶,氤氲的馨香慢慢地沉香,清淡的茶色也渐入佳境,随"心"而品,清冽,甘甜,醇香。写一首多彩的诗行,演绎深深浅浅的秋意;绘一幅斑斓的画作,点点浓浓淡淡的秋色;谱一曲动人的赞歌,欢快的音符流淌着醉美的秋韵。

最喜晴朗的天,望碧空如洗,体会刘禹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豪迈与豁达。最爱秋日登临绝顶,凭风远眺,体会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辽阔深远。漫步秋山,感受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安宁静谧……

有人说,最好的风景是在春天里。但我说,最好的风景在秋天。有一千个画家,就有一千幅色彩缤纷的画作;有一千个诗人,就有一千首风情万种的诗篇;有一千个音乐家,就有一千支婉约缱绻的乐章。不识秋天真面目,只缘身在秋色中。

秋,总觉得看不够、品不透。走过了岁月的华美,经历了时光的沉淀,风风雨雨的人生,诠释出秋的丰富内涵,演绎出秋的多姿多彩。

踏着秋的足迹,身在秋的包围中,我只想用整个身心静静去感受,秋的韵味、秋的魅力,秋的别样的风情……

一夜秋风满地金

□马亚伟

我印象中的秋天,一定有一幅绝美的画面。这幅画,诗意灵动,飘逸唯美,足以使所有的秋景都黯然失色。

这幅画似乎昨天还在期待中,秋风变冷,季节的画笔一夜之间便完成了这幅杰出的创作,成就了不朽的传奇。这幅画的主角是银杏:一条小路细细弯弯,上面铺面了秋天的银杏叶。遍地金黄,满眼的珠光宝气,好像某种光彩四散开来,整个画面都是明亮灿烂的。我总觉得,黄色是最不好掌握的颜色,用不好流于俗气,用好了则显华丽高贵。而银杏装点的秋天,真的是华丽高贵啊!地上薄薄的一层银杏叶,唤起人的听觉体验,好像能够听到人踩上去那种"簌簌"声。这样的画面,干净清爽,似乎能闻到秋阳的味道。小路的一旁,有一条长椅,可以坐两个人,一起看秋天的云卷云舒,一起看银杏叶翩翩翻飞,一起憧憬着细水长流的未来……铺满银杏叶的小路,绵延到远方,绵延到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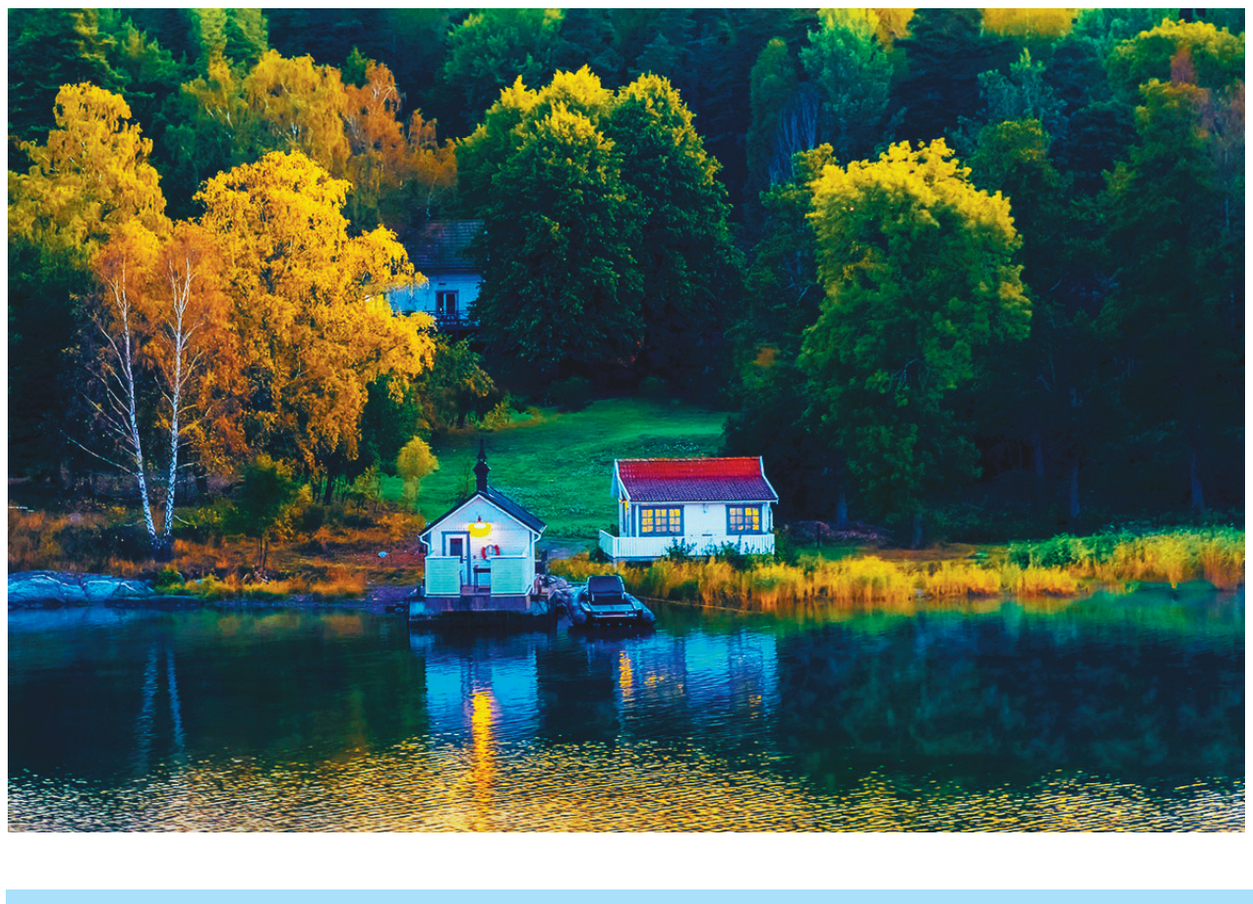
在我看来,秋天所有的落叶都是诗人,而银杏叶无疑是最杰出的诗人,没有之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总感觉这里的落叶说的是杨树叶,虽然声势浩大,但给人笨拙之感,好像只会大声抒情而缺乏真正美感。"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梧桐报秋来,芭蕉生凉意,它们面对秋天的姿态是凄婉的,带着无奈,所以它们吟出来秋歌永远是小情小调,没有格局。而秋天的银杏叶,简直就是一位天才诗人。它信手拈来的小令,或者随口吟哦的长调,都那么诗意盎然,顿挫有致,给人余音绕梁之感。

你仔细观察过一枚银杏叶吗?它类似扇形,又比扇形温婉圆润,因而显得优雅而有古意。一枚飘落于地的银杏叶,一点也不曾干枯,摸上去是温润清凉的。这是一枚秋天的书签,总有人把它夹在最喜欢的书里,让它陪时光一起老去。很多树叶从枝头飘落时,是莽撞的,有的纯粹就是猝然跌落,很狼狈。而一枚枚金黄的银杏叶,是跳着优美的舞蹈离开枝头的。秋风吹过,银杏叶吻别了枝头,开始飘飘洒洒降落,它的舞姿轻盈如蝶,又如将要飞落的小小鸟,以一生中绝美的姿态滑向大地。看过银杏叶飘落,你才会发出那句由衷的感叹:秋天真美啊!

一夜秋风满地金,银杏叶展现了秋天深入骨髓的美。春夏之际,你是注意不到银杏叶的。它们跟别的绿树比并不起眼,没有参天耸立的非凡姿态,也没有绿树成荫的霸道气势。到了秋天,它的辉煌时代才真正来临,满树金黄和满地金黄惹来大家纷纷瞩目。而此刻,它也即将面临生命的诀别。这种精神是让人佩服的,奏响生命的最强音,便决然离去。银杏叶是急流勇退的强者,也是看淡生命的智者,所有的生命都将归于尘土,坦然归去亦从容。

那天看到一位同事在收集银杏叶,她说银杏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降血压,要送给母亲泡水喝。她还说,银杏树上结的白果,营养价值很高。我笑了,她注重的是银杏的实用价值,我则看重它的美学价值。能够做到两全其美的银杏,真的是大自然恩赐的精华呢!

满眼秋色碧云天,一夜秋风满地金。秋天的银杏,是季节吟唱的一首令人震撼的绝唱!



铜官山画里人家 汤青 摄

螃蟹螃蟹

□吴 笛

秋风起,蟹脚痒,吃货馋。又到螃蟹横行时,更是吃货饕餮季,不由想起螃蟹二三事。

几年前,我曾为螃蟹作诗一首。是的,当年螃蟹我等不拿正眼瞧,如今螃蟹拿我等也不瞧正眼。

江边水乡长大的我,对螃蟹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记得最早与螃蟹合谋,干了件最开心的事,不是借螃蟹狎戏了我十岁不到的山里来的小表妹,让她吓得一连声的尖叫,哭得比《红楼梦》里的林妹妹更惨。而是害惨了我的亲兄弟,我的二弟比我小整整四岁,天不怕地不怕,十二三岁就成了老家源子港远近闻名的"土匪司令",率领小街上的一班大大小小的"街痞子",专跟大队革委会最威风的民兵营长捣蛋打游击,父亲怕事情闹大就让我这个做老大的管管他,一向相信文斗的我,在亲兄弟身上施行了平生的第一个阴招,抓了两只野生的小螃蟹,乘土匪司令打顿时,放进了他刚刚穿上的大松紧满裆裤里,结果土匪司令打不得,抓不得,甩不得,上窜下跳,鬼哭狼嚎。

这事我只到今天也没有向二弟道歉,因为我是听从父亲话的,兄弟姊妹们知道,在家我是忒孝顺父母的,老实说,对父亲我最不内疚的就是在最饥馑的年代,没米没面,可父亲的碗里从没缺过鱼虾蟹鳖。父亲二十岁时就成了普济圩农场黄梅戏剧团的团长兼导演,三年自然灾害时回到老家,文化革命时突然成了屁大个地方的"文艺黑分子","里通外国的:特务",好在有根正苗红的母亲的保护,父亲依然可以躲进茅屋里吃我捞的虾、捉的鱼、抓的蟹。也就在那个凉意渐浓的秋夜,一盏鬼火般的煤油灯下,父亲教会了我怎样吃螃蟹,还跟我讲了终身难忘的关于螃蟹的两个小故事。一是说法海老和尚坏了白娘子与许仙的姻缘,将白娘子囚禁入了杭州的那个雷锋塔,此事被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得知了,一贯慈眉善目的菩萨成了怒目金刚,将法海也打入丁螃蟹壳里,让他去做道场?那个蟹黄后面打坐的肉钉钉就是法海,不是蟹黄肉,有毒,千万不能吃,吃了准坏事,我歪着光光的大脑袋,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象两个拨郎铃,为什么呢?父亲谆谆告诉我,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白蛇青蛇修行了多少年啊,人性通佛性,最大的人性就是最美的佛性!说着说着,父亲还借着两杯山芋酒,憋着嗓子手舞足蹈地唱了两句《水淹金山寺》。

另一件关于螃蟹的故事却是他亲历的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枞阳县文化局来了个"大右派""大反动文人"沈默君,就是那个编写《革命自有后来人》——《红灯记》,《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电影剧本的"中国的西蒙诺夫"。酷爱戏剧的父亲自然成了沈默君的铁杆粉丝,一有点小钱便神经病发作似的不顾一切从老洲头或桂家坝坐小轮赶往枞阳县城,拜会大师沈默君先生,名人逸事多,父亲回家后绘声绘色讲了沈大师许多开心事,而我记住的恰恰是别人记不住的沈默君大师关于螃蟹的一副对联"进也罢退也罢,老子横行;蒸也好煮也好,死也硬气。"横批:"天下第二蟹"。要知道罹难深重的沈大师在那个年代何等的刚直不阿,何等的大长文人志气!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我非常感念父亲,也非常感恩父亲那些不乏艺术加工的关于螃蟹的故事教化。

深山野果香

□蔡永平

进入秋天,季节就成了风情万种的女子,披红挂绿,成熟丰腴。天明净高远,像纯净的蓝宝石。草丛里、树木上,一串串的野果,"哗啦啦"咧开嘴笑。

儿时的我们像膘肥的马驹,撒欢着扑向山谷。葳蕤的灌木丛里,我们寻觅"地瓢儿"。瓢儿茎蔓匍匐在地,主茎分生出许多小茎,小茎上结小小的"地瓢儿"。红彤彤的瓢儿成椭圆形,周身布满芝麻样的小白点,像一颗颗红玛瑙,散落在绿绿的草丛中,散发沁人心脾的清香。我们采下瓢儿,急急丢进嘴中,甜中带酸,酸甜可口。"地瓢儿"是野生的草莓,个头比人工种殖的小许多,但味道纯正,是市场上的草莓无法比的。

灌木丛里还藏着"羊奶盘",主茎十几公分高,分叉成四、五根小茎,茎上长手掌大的椭圆叶片,叶片下结一嘟噜形如羊奶头的红果实,吃起来汁水饱满,脆脆的,甜甜的。但"羊奶盘"似大家闺秀,很难睹其芳容。

我们冲上山坡,坡上长满一人高的酸刺树。狭长的叶片托一串串鲜红的小圆果,像一群爱凑热闹的丫头片子,"叽叽喳喳"在枝头喧闹。枝条上长满尖刺,像卫士般守护果实。我们小心地采摘,往往心急,手被刺扎出血来,山孩摔打惯了,这点伤痛算不了什么。我们摘满衣兜,四肢大张躺在山坡上,微风轻抚,秋阳暖暖,品尝着有点酸涩的沙棘果,胜似神仙。

我们钻进半山腰的松林里,那儿有"黑老鸦眼珠""牦牛肚子"。黑老鸦树委屈地长在松木的间隙中,像后娘不要的乞儿,瘦瘦的,弱弱的。指头粗的枝条上挑几片稀疏的叶子,枝桠间缀如眼珠样的黑圆珠儿,也许养分不够,黑珠儿结得不多。我们很珍惜,拈起一颗"眼珠儿"慢慢放进嘴里,用舌头舔破表皮,汁儿在嘴中化开,甜到了心里。嚼芝麻样的白仁儿,香香的。童年贫困的岁月里,这香甜的野果比"眼珠儿"珍贵。

"牦牛肚儿"长在悬崖下。牦牛肚树像一群顽皮的牦牛犊,它们疯闹着,你胳膊套我胳膊,你腿插我腿中。密匝的枝条上挂满红灯笼,灯笼上口小,下面成圆形,像极了牛犊儿的胃。我们掂起脚,伸长胳膊,避开枝条上的小刺,喜滋滋地采摘。搓去"肚儿"上面的细绒毛,大口咀嚼绵软香甜的"肚儿"。

深山中的野果还有很多,这些大山馈赠的珍宝,像亮晶晶的星星,闪烁在我童年的天幕中,是我一生最甜蜜的回忆。

诗两首

□汤彭定

马当炮台凭吊

马当棉船锁江喉,当年抗战烽火稠。
三百壮士瓦斯死,碧血丹心万古流。

回平中校园感怀

碎梦依稀回校园,晨读书声环校山。
一罐腌菜难咽饭,几点油灯夜半寒。
时光倥偬四十年,同学相见话从前。
人生有难也有乐,举杯尽欢太平关。

秋风里的打枣声

□王举芳

去农家乐吃饭。农家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结满了枣子,红的、青的、半红半青的,密密的挂满了树。站在树下的我,馋涎欲滴。老板说,想吃枣的话,可以自己打,说着,递过来长长的竹竿。举起竹竿,"啪啪啪",枣子一颗颗摔落在地上,摔起童年打枣的记忆。

那时我五六岁,外公移来一棵枣树,栽在石磨的旁边。枣树第一次结枣子时,只有寥落的几个,外公把我抱上石磨,我稚嫩的手笨拙地摘下枣子,外公满脸慈祥地笑着,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充满了胜利的自豪。

枣树渐渐长高,我也渐渐长大,但枣树比我长得快多了,我十多岁那年,枣树已长得快到屋檐高了。

暑假的时候,枣树还在陆续开花,我喜欢坐在树下,听枣花簌簌,落满我的衣袖。捡起一朵,摇着头,慨叹它的小巧、丑陋、不起眼。外婆说,别看枣花不起眼,但它开过之后,才有香甜的枣子呢,不要以貌取人。我害羞地低下头去。

秋风初凉,枣子虽然青青的,还没成熟,但已可以吃了。放学去外婆家,看着枣儿馋得砸吧嘴。外公说,馋啊,上去摘几颗吧。我就脱掉鞋子,外公托举起我,我抱住树,使劲往上爬。挑几颗最大的枣子摘下,放进口袋里,哧溜一下滑下树,不用外婆清洗,我就大口吃起来。青青的枣子脆脆的,丝丝的甜味儿,没有成熟时那种丰盈的香甜。

枣子终于熟了,红红的,挂满枝头。外公拿来两根竹竿,用绳子绑在一起后便开始打枣儿。"啪啪啪",枣子一颗颗摔落在地上,我忙不迭地去捡枣儿。"丫头,离远点儿,别砸着脑袋。"外公边打枣边提醒我。我哪里听得进去,依旧跑来跑去捡枣儿,"嘭"一下,一颗枣子真的砸在了我的脑袋上,"哎哟喂,坏枣子,真砸我脑袋上了。"我一手护着头,另一只手还在贪恋地捡枣儿。外公停止打枣,站在那里看着我呵呵地笑。

"丫头,站远点儿,要不然外公就不打枣了。"我只好起身站在远处,看外公专心打枣。外公本领真大,一会儿,枣子就落了一地。

新鲜的枣儿外婆会分给亲戚一些,剩下的晒干,当做我们几个小孩解馋的零食。

后来来到城里,年年过秋天,却很少有机会回到外婆家,听外公"啪啪啪"的打枣儿,但那亲切的声音,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啪啪啪"地响着,连成一首关于记忆的旋律,在心底轻轻地哼唱。

荷塘莲藕秋来俏

□江初昕

秋风起,莲藕香。每到秋天,菜摊子上就会摆出许多莲藕,白胖的莲藕铺在碧绿的荷叶上,带着一股清新的田园气息。忍不住买上几斤带回家,或煮或炒,或拌或炸,餐桌上就多了一道美味佳肴。

家住在湖边,每到夏秋之交,就有种藕的农户为了能赶上个好价钱,也不放干池里的水,就划着小木船,拨开层层叠叠的绿荷,驶入湖心。踩藕的人站到齐腰深的水里,拔掉身边的荷叶,一边踩,一边有藕被不断地从泥水里扔到船上。一会儿工夫,船舱里的藕便堆成了小山。等踩莲藕的人走了,我们就会撑着竹排,来到湖边,捡拾遗落在湖里的莲藕,不过多为藕尖或弃之不要的小藕,而我们却捞得异常高兴。

刚入秋的莲藕很嫩,适合凉拌、清炒。洗净,用刀背轻轻一拍就碎了,用香油凉拌,吃起来爽脆可口。母亲说,秋天多食莲藕可以降秋燥。另外,多吃莲藕会长心眼,人也会变聪明起来。对于大人的话,我们做小孩的当然是要听的,谁不想脑瓜灵巧。现在看来,那是大人哄骗小孩的话,尽管最终并没有变得多么开窍,但也是父母的一个心愿吧。

家乡的水域清澈干净,天然无污染,湖泊里的莲藕吃起来格外的甘甜可口。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藕饼和粉藕汤。我常常看母亲做藕饼,她细心挑选白胖的圆鼓鼓的藕来切成片,每两片留一点相连处,像两片嘴唇,然后在这"嘴唇"里塞进调好的馅子,以肉末为主,加进姜、葱和白胡椒等作料。再用鸡蛋、精粉、发粉和水调制成糨糊,把藕饼的外表糊起来,这时候就可以放进油锅里炸了。出锅的藕饼外面是金黄的酥皮,内里是热而软的馅,趁热吃,又焦又嫩,带着藕的特殊香味。

莲藕煨汤也是鲜美的。在煨汤前,切去两头的藕节。母亲说,在切藕时还有个讲头,就是用刀背剁断藕段,让截面形成不规则状,这样下进半煨好的排骨汤里就会粉上加粉。煨汤用砂锅最好,煨好后的莲藕晶莹剔透,粉嫩爽滑。回忆儿时喝藕汤的情形,吃汤里的藕时,我们兄弟们就比赛,看谁把藕丝拉得最长;用牙咬着一半藕,另一半被左手拉着,中间是未拉断的丝,右手做出拨弄琴弦的样子,似乎在弹着一种古琴,摇头晃身,一边唱歌,伴着"时代"的进行曲。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藕》中赞道:"外面看来真璞玉,胸中雕出许玲珑。"是呀,莲藕朴实无华、平淡无奇。虽已过去多年,家乡莲藕的味道却依然保留在记忆深处,清香四溢,唇齿留香。

菊香馥郁母爱深

□韦耀武

下班回家,路边一个人在卖菊花。菊花正盛,开得热烈,我忍不住驻足。卖花人忙吆喝:大哥,来一盆吧。

菊花种在那种廉价的塑料盆里,价格不贵。我挑了一盆,看一看,总觉得它有些孤单,又挑了一盆。问卖花人,好养吧?卖花人说,好养,再没有比菊花好养的花了,你拿回去,不用管它,隔几天浇上点水,这花,命好着呢。

菊花被我放在了阳台上,果然如卖花人所说,这花命好,我几乎不用管它,它兀自灿烂着,叶青绿,瓣金黄,圆圆的花蕊如一张盈满了笑意的青春靓丽的脸庞。我写字,文思壅塞心烦意乱的时候,一扭头,菊花朵在微风下摇头晃脑,仿佛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对我做着种种怪脸,于是,心立马静了,走近它,静静地观赏片刻,嗅一嗅花的清香,甚至和它说上几句"花语"。思路开了,坐下来,继续着文字。

想起了故乡。故乡这时候,漫山漫野都开满了菊花,小路边,田塍上,山野间,沟渠旁,白的雏菊,黄的金菊,它们是乡间的主角,抢占着广阔的舞台。它们热情奔放,毫不吝啬地出演自己,曼妙的身段不管不顾地完美绽放,不论是不是有观众,是否有人为它喝彩。

每当这时候,母亲总是忙碌的,那些菊花是母亲的宝。菊花可入药,《本草纲目》中说:"菊能利五脉,调四肢,治头风热补。"母亲是极钟爱和信赖菊花的,父亲离不了的菊花茶,每一朵菊花都出自母亲的手。采菊要趁早,自山野里第一朵菊花盛开,母亲就要挎上篮子,去采摘新菊。那些采回来的花儿,母亲要精挑细选,品相好的,颜色正的,骨朵大的,那是给父亲泡菊花茶的。近些年,我也爱上了菊花茶,一开始不习惯菊花的苦味,总要加些冰糖,现在完全迷恋上菊花那地道纯正的味道了。所以,母亲更多了辛劳,我喝的也是母亲的菊花茶。

母亲挑选完做茶的菊花,剩下的菊花也不会扔。在门前的场院上铺一床竹席,将菊花晾晒在席上,几场阳光下来,菊花干了。干菊花饱含着阳光的芳香,蕴含着菊花的馥郁。母亲将它们收起来,累积到一定数量后,就可以做菊花枕了。菊花枕,安神,醒脑,清热,解毒。满满的,都是母亲的爱。

又是一年菊花黄,朦胧的花影中,我看到了母亲忙碌的身影。再过些日子,母亲的菊花茶和菊花枕就该到了吧。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244000 电话:总编室:5861226 编辑部:5860131(传真) 办公室: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605629133(联系人:钱莉)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订价:全年价100.00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